

新新白领 之 酷娃 系列

还债情人

【台湾】叶晴●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还债情人

【台湾】叶晴 著
新新白领之酷娃系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还债情人/叶晴著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5.5

(新新白领之酷娃系列)

ISBN 7-5442-3075-9

I. 还... II. 叶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521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—2005—012

HUAN ZHAI QINGREN

还债情人

著 者	(台湾) 叶 晴
责任编辑	耿 旭
责任校对	金娜晶
封面绘画	舒 可
装帧设计	平衡空间设计室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 (0898) 65350227
社 址	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: 570203
电子信箱	nhcbgs@0898.net
经 销	新华书店
排 版	北京百通图文公司
印 刷	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印 张	6
字 数	101 千
版 次	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 ~ 10000 册
书 号	ISBN 7-5442-3075-9
定 价	12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最爱的人

有没有想过，谁是我们最爱的人？

伴侣，父母，子女，挚友，兄弟姐妹……

你要用何种方式去爱你最爱的人？

为他（她）分忧解劳、挡风遮雨，或是为他（她）烹煮三餐、嘘寒问暖。

一杯热咖啡，一把小雨伞，一条温暖的围巾，都能温暖寒冷的心，都是爱，带他（她）的宠物去大便，或是笑着把大便收拾掉，更是爱到最高点的表现。

好扫兴，开始有些情绪，情绪正在酝酿时，怎么突然跑出宠物的大便出来？

这……

因为晴子打字打到一半，突然间闻到一阵阵大便味儿，原来是晴子兄弟的女儿养的米格鲁（它装可爱要人疼时的花名叫“小路”，顽皮使坏时的绰号叫“贱路”），无声无息地跑到书桌底下“嗯嗯”——所以它现在就叫贱路。

凡“嗯”过必留下味道和“证据”；贱路“嗯”完，吠叫三声，叫晴子替它湮灭证据。



晴子只好放下工作，到浴室抽几张卫生纸，然后闭气抓起大便拿到马桶去丢，回来再在地上喷点消毒水。贱路摇着尾巴替晴子加油，大便不见了，地上也不臭了，它又跑去挑衅晴子姐姐养的胖喜乐蒂“叮咚”。

接下来是两只狗相处的问题，晴子不想介入，晴子只想赶快忘掉大便的味道，努力把序打完。

回到书中的主题。为了最爱的人，杜仲德一辈子都在为还债操劳，但他无怨无悔，因为他有面对困境的勇气，更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，这样负责任的好男人得到家人、爱人、朋友的信赖和尊敬是没有问题的。

讨厌当董事长的杨诗敏大智若愚，坚持所爱，加上懂得付出及把握，幸福便被她掌握在手上。她不只拥有幸福，丽新集团也拥有能干的总经理，她更相信她最爱的仲德有能力，在这多变的新世纪里带领丽新集团继续往前走。

提示：七月二十四日小路生下六只狮子座的小米格鲁，好可爱哦！





第一章

“诗敏，真羡慕你，才二十五岁就要当丽新集团的董事长了！”

王雪珍这句话让出租车司机杜仲德好奇地从后视镜里看她们一眼。

即将成为丽新集团董事长的杨诗敏一点儿也不高兴，甚至闷闷不乐。她叹了一口气跟表姐说：“雪珍，你看我像管理大事业的人才吗？都是因为我妈生病住院，我不得已才硬着头皮答应。要是可以，我宁愿上网把这个董事长的职务拍卖掉，起码可以赚得无事一身轻。”

王雪珍大声笑了，不过看到杨诗敏脸上并无一点儿笑的表情，她尴尬地止住笑声。幸好她们的目的地到了，她拍着出租车司机的座椅说：“司机，麻烦在前面那栋大楼停车。”

杜仲德将车子开进大楼的停车弯道，杨诗敏拿出钱包付钱，拿的是千元大钞，杜仲德欠身抽出牛仔裤上的



皮夹找钱给她。

王雪珍提着大包小包站在车外催促：“诗敏，我们已经迟到了，叫他找钱找快一点儿！”

“好了，你别催了。”杨诗敏接过钱，又要收进钱包，又要拿放在她脚边的提袋。拿了东西，来不及回头检查有没有遗漏，就追着王雪珍跑。

杜仲德探身伸手要去关后面的车门，发现有个包装精致的盒子放在脚踏垫上。

王雪珍腾出手按电梯按钮，杨诗敏快步走到她旁边一起等候。

“杨诗敏！”

杨诗敏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叫她的名字，翩然回首，轻柔的长发随之飘舞，见到刚才那位司机通过管理大楼的警卫，大步跑到她们面前。

“你有东西掉在车上。”杜仲德把捡到的盒子交给她。

出租车司机怎么知道她的姓名？杨诗敏狐疑的视线从司机脸上移到 he 手上，但一看到司机手上的东西，忍不住低呼一声，赶快伸手去拿。

杨诗敏感激地对司机笑了一笑：“谢谢你，这是我妈妈要送新娘子的礼物，要是丢了就糟糕了。”

“好了，电梯来了。”王雪珍把杨诗敏推进去，看



都没看杜仲德一眼，轻率地向着门外丢下一句毫无诚意的谢谢。

杜仲德挥走杨诗敏温柔高雅的笑容，潇洒转身，和警卫点头打过招呼就走出大厅，忙着开车兜客做生意去了。

今天是周六，农历上红字写着“宜——上官赴任结婚姻会亲友嫁娶出行”。杜仲德车子才往前开一小段儿路，又载到打扮光鲜，要去喝喜酒的乘客。

一直到傍晚五点左右，整天几乎没有休息的杜仲德把出租车开回车行，和老板结算今天的车租，然后骑着他的老旧摩托车赶去丽新饭店工作。

十年前，杜仲德念大三的时候，他爸爸突然过世。当家中的支柱倒下之后，债主上门讨债时，杜仲德才知道爸爸为了面子，不敢告诉家人说他被朋友拖累，又为了维持工厂的运作，向银行借款，然后再向亲朋周转，最后连地下钱庄也去借了。

一夕之间，杜仲德不再是工厂的小开，地下钱庄拿走爸爸三千万元保险金，银行查封他们的厂房、土地和私宅，然后贱卖掉；最后，他们全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还欠亲戚朋友七百多万元。

亲戚把他们当瘟神看，疏远他们，年纪轻轻的杜仲德尝尽人情冷暖，很有骨气的他发誓不管多久，他都会



负责还掉爸爸所欠的债和他们一家五口的生活。

十年来，杜仲德连当兵时都在想办法赚钱养家。如今，七百万元的债务还清了，弟弟杜仲泽入伍当兵，双胞胎妹妹杜裘平和杜裘安半工半读念大学，杜仲德算是苦尽甘来；没想到女朋友陈丽婷收到一封诈骗公司的中奖信，汇出一百多万元等着领大奖，杜仲德收到银行的催账通知才知道，陈丽婷盗用他的信用卡、身份证去办现金卡，害他现在又欠银行一百多万元，而陈丽婷却把债留给他，人，躲起来了。

杜仲德提着背包大步跑上二楼，到更衣室换上香颂厅酒保的制服。一米八五高的完美骨架，穿上笔挺的白衬衫、黑色丝背心、黑色西装长裤，再随兴地把头发梳理一下，就往吧台走去。

杜仲德习惯站上吧台之后，先看看今天的客人。及耳微卷的头发掉下几绺盖住他的浓眉大眼，看到熟客，就向他们颌首微笑，远远地打个招呼。虽然他只是酒保，但举手投足间散发出来的自信，帅得让女人屏息，而男人也会暗中模仿。

事实上，丽新饭店就是丽新集团的代表，富丽堂皇的饭店内有三十二家精品店，五家中西式餐厅，和一百二十间客房。

杨诗敏坐在董事长的座位上，看着面色苍白的妈



妈，满脸烦恼地说道：“妈，我很担心好好的一家大饭店被我管倒。”

陆心怡举起纤白的手揉着诗敏的眉心说：“诗敏，尽量做，替妈争口气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杨诗敏说完这两字，看到妈妈失望的表情，她倏地住口，黯然点头。

陆心怡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妈把你养这么大，从来不曾强迫你做任何事情，包括让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音乐，这次妈被气得生病……”

杨诗敏打断妈妈的话，清丽的脸庞上难得露出愤恨的情绪：“妈，那个蔡万是什么人？他说了什么话让你气得生病？”

陆心怡摇摇头说：“诗敏，等下还有很多事情要办，留点儿精神吧。”

妈妈心中有秘密，却不愿意告诉她，让她分忧解愁，杨诗敏不想悖逆养病中的妈妈，只好什么都先依了妈妈。

“妈，我很紧张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”杨诗敏站起来说。

当洗手间的门轻轻关上时，陆心怡和杨诗敏这对儿女同时叹气，一个在门外，一个在门里。

刚才诗敏问蔡万是什么人，她能告诉女儿蔡万曾经



是她初恋的男友，现在赚够钱了，扬言要击垮她的事业吗？

陆心怡回想起过去，她的父母把每一件事情都替她安排好，说好听点她是娇女，说难听点，她是个不能有个人思想的洋娃娃。稍长，懂得反抗了，她与学校里最帅、却最恶名昭彰的蔡万交往，来报复专制的父母，结果还是被迫和蔡万分手，嫁给父母中意的女婿。

命运一直和她作对，她以为可以依赖一生的丈夫，和他的情妇在一次车祸意外中死亡；很讽刺，她竟然不知道丈夫在外面有情妇，而且还生了两个孩子。

此后，她给诗敏充分的自由，她喜欢音乐就送她去学音乐，完全不用父母当年教育她的那一套，因为把孩子当盆栽一样培植，恐怕到最后只会得到他们一生的怨恨。

不过这回生病，她才有另外一番彻悟。诗敏早晚要负起经营丽新集团的责任，她以前不让诗敏为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务烦心，这是错的，所以趁着这次生病的机会，她提议让诗敏当董事长，没想到，全体股东竟都同意了。

杨诗敏再度进来的时候，陆心怡站起来，向诗敏伸出手：“走吧，时间差不多了。”

杨诗敏表情僵硬地笑了一笑，冰冷的手握着妈妈往



会议厅走，同时用力地深吸一口气。她“才”二十五岁，不管愿不愿意，从今天开始，她就是丽新集团的执行董事长，她消瘦的肩膀要扛起丽新的名誉，和七八百名员工的生计。

“怨叹啊！人家才二十五岁就被簇拥着当上董事长，而我们已经三十岁了，每天从早做到晚，顶多当到户长，人生真是黑暗哦！”

记者会后，和杜仲德一起收拾杯子的林中宏以玩笑的口吻向杜仲德抱怨。范经理早上以下午董事长召开记者会，同时间又有酒商借香颂厅办品酒会，人手吃紧为由，打电话叫杜仲德和林中宏下午两点过来加班，替公布新任董事长的记者会调饮料和送饮料。

“不用羡慕她，她不是很乐意这个董事长的。”杜仲德用很快地速度把玻璃杯放进篮子里。

是吗？林中宏跟上来问：“仲德，你从哪里看出来？新董事长脸上写的？”

杜仲德脸上露出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笑容：“没错。你没注意到她一直低着头？就算笑，也笑得很勉强。像这种有钱人家的子女不好当，责任和义务比一般人多。”

林中宏回想刚才的记者会，点头说：“你说得很有道理，丽新有一些老员工很难管理，我怀疑新董事长做



不了三个月。”

“替人家担心也没用，走了。”两人分别扛着放玻璃杯的篮子下楼。

品酒会还继续着，范经理已经喝得面色酡红，杜仲德黑眸冷峻地看看他的酒肚，然后和林中宏交换眼色，互相摇头。

林中宏六点下班，杜仲德接着晚上的工作。忙碌的人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香颂厅又到交班的时间，杜仲德一边洗涤调酒用具和服务生收回来的杯子，一边不着痕迹地看看座位上的客人。

杜仲德轻轻摇动脖子，借此摇掉工作一天累积下来的疲惫。这时候，他突然看到今天才上任的董事长。

她是何时进来的？杜仲德好奇地看着她，再从她手上拿着的玻璃杯猜出她在喝威士忌，杜仲德剑眉轻轻蹙起。

“仲德，喝酒不开车，你下班时，可以顺道送我回去吗？”某位只挑杜仲德当班时段来喝酒的女熟客突然发问。

杜仲德笑了笑，靠过去对她说：“我确定我们并不顺道。不过，等下我会叫服务生替你叫部出租车送你回去。”

“小气鬼，我自己回去！”女客人轻骂一声，笑着





背起皮包，滑下高脚椅跟杜仲德说拜拜。

“请慢走。”杜仲德笑着目送客人，把擦好的玻璃杯放回架子上。

这时候，接大夜班的谢正奇来了；杜仲德脱下围巾，低声和他交谈几句，然后弯身从柜子里取出他的背包。

“正奇，交给你了。”杜仲德拍着谢正奇的肩膀说。

“没问题，骑车小心。”谢正奇调整领结。

杜仲德出去前，眼睛不经意又瞥了一眼新任董事长杨诗敏所坐的方向。依他观察，像她这种年轻女子单独在酒吧喝酒，通常都会遇上想找一夜情的男士过来搭讪。果然，他才正有这种想法，就看到一位衣冠楚楚、但双眼淫邪的男人走向杨诗敏。

瞎眼的客人找错对象了。杜仲德冷笑一声之后继续往前走，但他还没走出香颂厅的门口，就听到背后传来一阵骚动，然后杨诗敏拎着皮包从他身旁冲了出去。

如他所料，杨诗敏拿起水杯往那人身上泼，然后就跑出来了。

正奇会把场面控制下来的，杜仲德转身笑着下楼，继续走向员工出入的小门，就在快接近他停放机车的地方时——

杜仲德再仔细看，接着用力抽口冷气！前面摇晃的



身影好像刚才跑出来的杨诗敏，而她竟然把秽物吐在他的摩托车上面！

他这部老爷摩托车虽然高龄，但性能跟新车一样好，是他的“赤兔马”，多年来忠心耿耿，载着他南征北战，到处工作，有时候一天赶好几个地方绝不误事。认真说起来，这部老爷摩托车是他还清父债的功臣之一。

杜仲德寒着脸冲向正在呕吐的杨诗敏，把她拖到水沟盖边，压她蹲下来慢慢吐，他则马上去提一桶清水回来冲洗他的宝贝“赤兔马”。

脏死了！一桶洗不干净，他再回去提第二桶。

泼洒出去的水四处飞溅，杨诗敏被第一桶水泼到了，看到他举起第二桶水时，她伸出双手去挡脸，同时站了起来。

“喂，你……”吐得全身乏力的杨诗敏有气无力，伸出食指直指着他。

“小姐，用手指着人很不礼貌，而且是你先弄脏我的摩托。”杜仲德拿出抹布擦净坐垫，看都不看她一眼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。”

是她在跟他说对不起吗？杜仲德抬起头看她。

杨诗敏此时的脸色几乎和她身上的衣服一样苍白，





她手上拿着一条手帕，来回擦着已经没有口红的嘴唇。

杜仲德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反应似乎太过分了，便把背包里剩下的半瓶矿泉水拿出来，放到她手里。

“拿去漱漱口。你现在这种鬼样子会把男人吓跑。”

“是吗？”杨诗敏笑了一声。

杜仲德看到杨诗敏竟然笑了，忍不住扬起剑眉，问她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如果这样能把周围的人都吓跑，她明天就用这副德行去当董事长。杨诗敏没有说出口，她转开瓶盖，仰头喝水，然后再把水吐掉，重复两次之后，剩下的水被她一口气喝掉。

“谢谢，不跟你计较弄脏我这套衣服的事了。”

杜仲德看她摇晃手上的空瓶，歪着头向他说话；明明她吐到自己车上的东西比被他泼到的水多。杜仲德决定不跟喝醉的人抬杠，不管是男是女。他把水桶拿回去放好，回来时冷漠地看仍站在原地的杨诗敏一眼，然后跨上摩托车。

“我看你醉得厉害，不要开车，看是回办公室休息，还是到门口叫服务生替你叫一部出租车？”摩托车发动的时候，杜仲德好心忠告杨诗敏。

“也对。”杨诗敏双手突然抱住杜仲德的腰，“你载我回家。”



杜仲德愣了一愣，接着粗声粗气地说：“放手！我没有备用安全帽。”

但杨诗敏已经坐上杜仲德的车子，修长的双手紧紧抱着他的腰，头还枕在他的背上，含糊地说：“我安安静静躲在你后面，警察看不到的。”

除非路上的警察都是睁眼瞎子！

杜仲德寒着脸拉开她的手，然后准备说些重话赶她下车，不过，却发现她已经靠着他的背——睡着了！

这下，杜仲德那两道英挺的剑眉皱得更紧了。

过了几十秒之后，杜仲德横抱起昏睡的杨诗敏，从员工专用的小门回到她的办公室。

警卫看他抱着新任董事长出现时，脸上显出呆子般的表情。

双手抱着杨诗敏的杜仲德大声拜托发愣的警卫：“老兄，你不认得你们董事长的脸吗？她喝醉了，皮包里应该有办公室的钥匙，快点拿出来替我开门。”

警卫总算恢复正常，赶快上前打开杨诗敏的皮包，找到钥匙开门让杜仲德进董事长办公室。

进去之后，杜仲德将这个“不像样”的董事长用力丢到沙发上。

杨诗敏发出不舒服的闷叫声，随即将娇躯蜷成舒服的姿势，根本不知道抱她上来的人正用“火眼金睛”